

# 夏日黄昏听雨

○ 于春林

我喜欢听雨,尤其是夏日黄昏的雨,点点滴滴,伴随着一丝微风,轻柔而缠绵。

雨总是悄悄地来,惆怅的心融进雨里,心底的思念随之释怀。

院子里的合欢树长得茂盛,浓



郁的叶子、繁茂的枝丫、柔美的粉色花朵。雨来了,合欢花有些弱不禁风,雨点落在花朵上,花朵霎时间就蜷缩起来,仿佛受了伤害的小女孩躲在角落里哭泣,唯有那沁人心脾的香味在发散。雨好像青葱少年,吻着合欢花红晕的脸颊,合欢花羞涩地低着头,任凭雨丝抚慰,一朵朵花蕊飘落,变成了粉红色的花雨。

雨密密地斜织着,调皮而任性,在雨丝的轻抚下,世界变得洁净而清新。我站在庭院的凉台上,擎着一把伞,静静地伫立在雨中,听雨的宣泄,听花的私语,听自己的心跳声。

合欢树在如烟的雨丝笼罩中显得那样沉静,仿佛一位宠辱不惊的老者,淡然而恬静。雨丝随着风儿钻进我的伞内,飘落在我脸上,清凉而香醇,它浸着合欢花的香气,轻轻地抚弄着我的脸,温馨而惬意。

雨,好像还在期待一场邂逅。

一对燕子翩翩而飞,相互追逐,轻灵如雨就是它们依托的欢愉。它们张开一双黑色绒缎子似的羽翼在雨中低飞、穿梭、徘徊,全

然不在意我的存在,真是“落花人独立,微雨燕双飞”。

天空虽然有些阴郁,却宁静空灵。看着近处的合欢树、屋宇,还有偶尔栖落在电线上的燕子,时间仿佛变慢了,我的心也异常平静。

极目远眺,乡村黄昏雨中的一棵棵树闪着浓绿的光,像是经历了时光打磨的翡翠;一座座房屋升腾着缕缕炊烟,散发着温暖的气息。细雨霏霏,光影流动,村庄好像一幅水墨画。此刻,万物都在一片祥和而安静的雨中静默着。

唯一遗憾的是,合欢树还在,合欢花还开,那对燕子还在徘徊,种树的人——母亲却早已离去。那雨中纷纷洒洒的合欢花,是母亲留下的一片真情。

雨,依旧滴滴答答地敲打着一切。

少年听雨歌楼上,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、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,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,一任阶前、点滴到天明。这雨,一直在滴答、滴答,易安居士在听,纳兰容若在听,我也在听……



小时候,有一年我家种了两亩西瓜,父母起早贪黑地在田里浇水、施肥、除草,整枝理蔓,精心侍弄着每一棵瓜秧,只盼着有个好收成,改善一下当时捉襟见肘的生活。

碧绿的瓜蔓爬满了田地,微风一吹,瓜叶下的小西瓜若隐若现。这时,父亲在瓜田里搭了一个瓜棚。小西瓜长势喜人,一天比一天大,快要成熟时,父亲几乎夜夜睡在瓜棚里。

一日清晨,父亲回家吃早饭,我兴奋地跟着母亲去瓜田,心想着,虽然舍不得吃那长势好的大西瓜,但总能寻一个熟得裂开了的瓜解馋。

当我和母亲赶到瓜田时,刚好碰上村里的二臭在弯着腰装西瓜,他手里拿的大袋子里装了四五个西瓜,地上还躺着两个刚摘的大西瓜。

我又心疼又愤怒,脸涨得通红,一下子护住那两个大西瓜,带着哭腔喊道:“我们自己都舍不得摘,你怎么能偷!”

二臭是我们村有名的泼皮无赖,长得人高马大,却好吃懒做、游手好闲。东家地里偷两把菜,西家园里打几杆枣,对他而言是家常便饭。他若在我家田里偷个西瓜解馋也就罢了,竟然瞅准我父亲回家吃饭的空,拿着大袋子来偷!

他一个劲地向母亲求饶,说:“我老娘生病了,什么也不想吃,馋西瓜了,可家里既没粮换,又没钱买。我先跟你们赊一袋子瓜,等年底一定给你们送粮食去。”

我知道,他这是借口,年底肯定不会给我们送粮食的。没想到,母亲却心平气和地说:“这是头茬瓜,我们还没舍得尝,你背回家让五婶子(二臭的母亲)尝尝鲜吧,我们种这两亩瓜不容易,以后还指望你多操心给看着点……”

母亲说着,把我护着的那两个西瓜装进二臭的大袋子里,二臭千恩万谢地背着西瓜走了。我又气又心疼,哇哇大哭埋怨母亲,责怪她不把瓜留下来。

母亲说:“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,如果这次他偷不走,以后他会一直惦记,还不知会把咱的瓜园糟蹋成什么样子。有舍才有得,人心都是肉长的,这次给他一袋子瓜,给足了他面子,以后他应该不好意思再偷咱家的东西了。”

果然,母亲用这一袋子瓜,换来了日后的安宁,二臭再也没偷过我家的东西。听父亲说,有一次,他在瓜棚里睡着了,迷迷糊糊听见地头“嗷”的一声,起身一看,在不远处放羊的二臭正挥舞着羊鞭嚎着,把一群想去我家瓜田偷瓜的毛孩子吓跑了。

之后一年的麦收时节,我家拉麦子的车因超载,倒在路边的沟里了。炎炎烈日下,父母火急火燎地卸车重装。二臭看到后,慌忙跑过来帮我父母把小山似的麦子装到了车里。看着他汗流浹背的身影,那时,我才由衷佩服起母亲舍得的智慧和骨子里的善良。

## 瓜田往事

○ 丁杰

# 唱夯歌的父亲

○ 徐龙宽

我的老家在黄河河道。

之前,我的家乡经常发大水,所以我们往往要在居住的房子下垫一处高高的土台。

黄河土沙性大且松散,修建一个土台需要很多年。往年的土层与新的土层之间难以融合,故而必须窖水、夯实,使之成为紧密的整体,方能确保修建的宅子坚如磐石,既能承载上方的土屋,又能经受住黄河水长达三个多月的浸泡。

这样一来,乡亲们就多了一项特殊的劳动——打夯。

打夯是一件有趣的事,十个人围成一圈,每人扯一根麻绳,另有一人扶着夯石把手,众人齐心协力,将夯高高抛起,然后松手,夯石落下,将土地砸硬。我的父亲是打夯队伍中的核心人物,他的主要职责是一边手扶夯石把手,一边高唱夯歌,让参与打夯的人动作一致、力道均匀。

“十一种芝麻遍地有,七狼八虎闯幽州。两狼山碰死杨家将,七郎搬兵不回头。十二种荞麦遍地红,法场上斩了郑子明。赵匡胤哭死金銮殿,陶三春怒打紫禁城。”父亲唱的夯歌极富诗意,字句工整,

内容多取自民间故事中的人物、事件,《西游记》《杨家将》、二十四节气等皆是夯歌的题材。唱者声音洪亮,抑扬顿挫,每唱一句,其他的夯手便要呼应一声:“嗨呀哈喂呀……”

父亲赤裸着膀子,每唱一句,头都要奋力地往上扬,将手中的夯把抛向空中,那姿势洒脱至极。夯歌一般为十二段,每段四句,唱完两支夯歌,宅子正好打过一遍。而后,夯手们稍作休息,渴了喝宅子主人供应的红糖水,饿了吃个糖包,接着继续打夯。

在乡下,打夯的人是没有报酬的,仅由宅子主人提供两餐饭菜而已。父亲每次去打夯,我都会跟着他,一边看着这些黑黝黝的脊梁上淌着汗水的人们将夯石抬起又落下,一边默默地记着这些古老的夯歌。

我家门前有一口深井,那是全村人生活用水的来源,井后面曾是日本人的炮楼。父亲曾给我讲过那段往事,当年,日本人来到我们村,官员们得知消息后,都跑到“青纱帐”里躲了起来。年少的父亲正在瓜地里看瓜,不小心睡着了,日

本兵将他抓了起来,在瓜地里一边摘瓜,一边用枪托把剩余的瓜全部捣碎,最后摘了几个甜瓜,让父亲抱着送到了炮楼。

讲起这些事时,父亲的神情非常平静,没有丝毫惊慌,仿佛那并非一场战争期间的冒险,而是一段普通的经历。晚风吹拂着我们俩的头发,我的浓密而修长,父亲的花白而短粗。父亲看向黑色的“青纱帐”,若有所思地哼起了黄河夯歌:“腊月三伏好热天,牛泉镇守虎牢关。王母娘娘去逃难,怀中抱着小秦三……”

父亲哼唱的声音很低沉,与他光着膀子、手扶夯把时那高亢嘹亮的声音大不相同。我觉得他更像是在轻吟小曲,是一种平和、淡然的心态。他轻声哼唱着夯歌,我不知不觉间便进入了梦乡。

如今,父亲已离我远去,可他的音容笑貌、他的品格都深深印在我的心底,成为我永远思念。父亲是我生命中永恒的温暖与力量,他的爱将伴随我一生,指引我前行。那一首首夯歌,也如同悠悠的岁月长河,在我的心间流淌,永不干涸。